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39

冊九

1236
39

經編春秋類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一卷　陳沈文阿

續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一卷　陳王元規

春秋傳駁一卷　後魏賈思同撰秦道靜述

春秋左氏傳義疏一卷　蘇寬

春秋述義上卷　隋劉炫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一卷陳沈文阿撰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由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南史陳書儒林並有傳史稱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也陸德明釋文序錄云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帙王元規續成之隋志載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唐志沈文阿義略二十七卷卷數多於隋志或合元規所續與今並佚唯正義及釋

文集韻引之輯錄六十一節至襄公而止說義引禮
爲多曾祖用樂以康成說非左氏意蓋又旁參王肅
之學者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

陳沈文阿撰

釋例序陸德明釋文春秋序沈文阿以爲釋例序今不用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春秋左傳序孔穎達正義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

爲經解之正義引沈賀諸儒

隱公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正義

無極帥師入極

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帥

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

五年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八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八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太康

職思其居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分是序其情也

八年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十年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人伐取之

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並同上

温原絺綌

杜注曰原在沁水縣西沁疎鳩反 釋文

桓公

元年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迎鄭伯于垂知時史之所隱諱傳不言書

非仲尼本意也正義

二年

大路越席

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

袞冕黼舄

冕圭邸與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案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

大夫有貳宗

注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以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周禮仲春火弊謂夏之仲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譏其盡物

十有四年

乙亥嘗

杜以先時亦過過則 富書傳何以事言不害此巳
明之意若非先時有災不害亦書若非御廩有災
先時亦書進退明例也

十有八年

男有家女有室

卿大夫稱家家者內 外之大名户內曰室但男子
一家之主職主內外 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
曰室並同上

莊公

三年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非軍旅而書次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故亦從師行之例也正義

八年

甲午治兵

周禮中秋治兵月令孟春令曰是月也不可以稱
兵所以甲午治兵者以爲圍郛故非時治兵猶如
備難而城雖非時不譏治兵必須告廟告廟雖是

內事治兵乃是外事故雖告廟仍用甲午且治兵則征伐之類又爲圍廊雖在郊內亦用剛日甲午治兵公羊以爲祠兵謂殺牲饗士卒

九年

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人稱子糾親也諱君討之豈復是愍之乎傳云子糾親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者

十有一年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京師敗績非周公管凡是孔子新意已明作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帝王世紀云禹見罪下車泣之是罪己也桀殺龍逢是罪人也

十有八年

秋有螽

此有螽傳重發例者以螟螽與螣同是害禾稼此螽則害人故傳特發之

二十有二年

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世家桓子生武子啓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爲田成子是於敬仲爲七世言八世者據其相代在位爲八世也成子弒簡公專齊政是莫之與大也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子海上和立爲齊王和孫威王稱王四世而秦滅之作傳之時完之子孫已盛故傳備言其終始也

二十有三年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

爵同者據年之長幼故云帥長幼之序不朝不會則征討之故言征伐以討其不然 並同上

僖公

四年

爾貢包茅不入

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

者以三吞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
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正義

死王事加二等

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陣
而死故別其文也

五年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
則其子十四矣杜云十歲左右者以其從母言朝

故云十歲左右也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
是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但此子幼
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若其能
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言來耳

十有七年

夏滅項

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用
大師

十有九年

古者六畜不相爲用
春秋說天死主牛又爲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

二十有八年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定四年戰于柏舉傳稱蔡侯吳子唐侯伐楚社云唐侯不書兵屬于吳蔡今宋齊秦屬晉而書之者彼柏舉之戰唐師共屬吳蔡與之同陳故不書此

齊宋師等雖屬晉猶異陳故得書之傳稱子玉及陳蔡之師皆在於陳而不書者楚人恥敗告辭畧故史不得書之
陳侯如會
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交異

三十年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言有心取秦先謀取鄭言

滅秦以將利晉益大疆土並同上

文公

二年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非公命不書此穆伯會諸侯公未至而書者此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故守國之臣亦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之也正義

四年

秋楚滅江

滅譚爲入春秋之初故須指其例弦黃夔等傳皆載其見滅所由今滅江傳無事跡恐異於餘滅國故更引滅例云在十五年

十有二年

兩君之士皆未慙也

方言云慙傷傷卽缺也下云死傷未收則是已有死者但未至大崩未甚喪敗故爲皆未缺也

十有五年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之制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爲朝牧伯之法
以間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
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
慶父爲長庶故稱孟氏隱元年正義引杜注十五
年及釋例云沈氏亦然
飾棺置諸堂阜
飾棺即雜記云諸侯死於道其轜有禂緇布裳帷
素錦以爲屋而行大夫死於道以布爲轜而行並同
上

宣公

元年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于蜀有蔡許之
君故知此非爲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彼
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正義
二年
君姬氏之愛子也
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七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爲輕故當廢之並同上

十有二年

夷於九縣

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西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

庸凡十一國見於傳據正義補外爲九也正義引蘇氏沈氏

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正義

十有七年

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杜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傳云魯行父秃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並同上

成公

二年

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

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檀者受命曰孤某使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三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正義

六年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爲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門之外朝則司士掌焉故司士掌

治朝之儀治朝則路門之外每日治朝事之朝也
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故朝士云掌外朝之
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
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
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
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

七年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聘使未有將兵車爲方欲教吳

戰陳故與常不同

十有六年

奸時而動

晉亦奸時所以無天殃者以鄭既有罪晉人討之

楚黨有罪之鄭故獨謂之奸時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以刺公子偃不云弟故也

十有七年

邾子貜且卒

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十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邻之大夫故不數之十有八年

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國逆而立之曰入唯國君知不兼臣者以臣無位本賤不書故知臣無國逆之例也其復入唯謂臣知者以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君若入國臣無違拒之法且杜云身爲戎首稱兵入伐是戎首指臣爲文故知不得兼君也杜所以云四條者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卽是事通君臣者此據大略而言不復曲細爲別也並同上

襄公

二年

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

十年

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年雖長大爲偪於晉楚故令子罕當國也正義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爲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牼卒

杜云宣公也四同盟去虛打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

十有八年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君在故稱圍並同上

二十有三年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杜云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據正義引後人傳寫誤沈氏正義補

二十有五年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圍棋稱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正義

二十有六年

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云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大叔文子聞甯喜之言而發歎本非面答甯喜之言遂自評論不許於甯子與對面相答無異故言答也

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

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

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 並同上

弃諸隄下 集韻引傳作弃

隄直兮切防也 丁度集韻平聲十二齊隄字注引傳沈文何讀

二十有七年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舉謂記錄之也 釋文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知非晉侯命者若是晉侯應云甲寅荀盈至今云
從武至故知趙武命也正義
三十一年
高其閒閎
閒閉也釋文

續春秋左氏傳義略一卷陳王元規撰元規字正範
太原晉陽人仕陳尚書祠部入隋爲秦王東閤祭酒
南史及陳書皆有傳本傳云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
通春秋孝經論語喪服又云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
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
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
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
三卷禮記音兩卷隋志載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
氏傳義略十卷則釋文序錄所謂文阿撰春秋義疏

闕下帙王元規續成之者是也義疏即義略其發題辭及義記十一篇似發題一卷在義記十卷前義記亦即義略也唐志不載此書別著音三卷隋志音不著錄而載此書意音附義略中乎今並佚釋文引三節其一辨士匄名字其二皆音也合輯一帙依隋志標題其續經典大義與沈書並不可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續春秋左氏傳義略

陳　王元規　撰

隱公

十有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來力之反　陸德明釋文

文公

十有三年

繞朝贈之以策

杜注策馬摳鄒華反同上

昭公

六年

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

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薑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范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也依王正爲是以上據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釋文補

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釋文引王元規又襄三十一年釋文云匄本或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多作匄字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又案晉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　案此與所引王元規說似一段文附著於此

春秋傳駁一卷後魏賈思同撰姚文安秦道靜述案
北史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弟思同字仕明爲
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
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思同之侍講也國子
博士遼西衞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
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見是非積
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
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
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此書隋唐

志並不載蓋隋因梁之七錄詳南而略北唐時原書不存故皆缺也孔穎達正義引衛難蘇氏釋二條又引衛難蘇氏釋不著姓名者二條考正義以劉炫爲本炫北人引稱及之故得厠存焉輯錄爲卷據吏題賈思同撰原其始也題姚文安秦道靜述明一家之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春秋傳駁

後魏　賈思同撰　姚文安　秦道靜述

隱公八年宿男卒杜云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同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

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

知大夫盟先稱君名名乎 孔穎達正義

駿曰杜必爲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荷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 案此正駿語之文正義不著名者隱括其義耳據補桓公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杜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名

夏

衞冀隆難杜云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衞穀鄧在南地屬衡岳以越棄彊楚違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杜駁論先儒自謂一準匡明之傳今辟陋之語傳無本文杜何所準馮知其辟陋傳又稱莒之辟陋而經無貶文穀鄧辟陋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

秦道靜釋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文公來盟傳云賤之明其行夷禮也然則穀鄧二君地接荆蠻來朝書名明是賤其辟陋也則此傳有理例故杜據而言之若必魯桓惡人不合朝聘何以

伯糾來聘譏其父在仍叔之子譏其幼弱又魯班
齊饋春秋所善美魯桓之有禮責三國之來伐而
言達朝惡人非其辭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杜云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
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而烝謂十月此仲月烝
則是過時而烝春秋有一貶而起二事者若武氏
子來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之不共此正月
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何爲不可而云非爲過時

者
秦氏繹云案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
月則夏之仲冬何云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
過時之文明知直爲再烝而瀆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杜云先其時
亦過也既戒曰致齊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
應廢故書以示法
衛難杜云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
之文若如宋災傳舉救火今直言不害明知不以

災爲害杜必爲不害嘉穀者

秦答云傳所以不載救火者傳以指示經文畧舉其要所以不載救火至於宋鄭之災彼由簡牘備載詳畧不等不可相難也並同上

文公十有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杜云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衛冀隆難云襄二十九年樂氏施而不德春秋所善不書意諸之歸則是施而不德且經所不書傳即發文史失之即不書日史失之之類是也此既無傳何知史失

釋云杜必以爲史失者案衛侯鄭之歸于衛也傳公納賂而請之衛侯朔之入于衛也莊公興師而納之歸邾子益于邾自我而歸之皆受魯施並書於經何獨意諸施而不德若意諸施而不德彼何故施而德之春秋公侯大夫失位出奔得入力而反者多矣若皆施而不德不應赴告諸侯魯以不書爲是則書者爲非何以無貶責之文定入之謂禮存亡之謂義未有禮義在可譏之意故杜以爲

史官失之故不書於策正義上引衞冀隆此釋亦卽隱用賈逵駮也據補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杜云不言公子因上行還問無異事

衞氏難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云間無異事

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爲仲垂卒起文只是一事故云間無異事也正義

成公十有一年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杜云卽帥文子如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

舉重略輕

衞冀隆難云他卿來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顯書名氏則應卽鞏來盟爲輕行乆盟晉爲重今書卽鞏之盟則是舉輕略重何得云舉重略輕

蘇氏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臣盟爲輕君盟爲重二國各秉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正義

襄公九年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

阪侵鄭杜云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閏五日五字上與閏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衞氏難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閏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閏五日乎

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曰十二月癸亥閏其三閏現言三分則三番攻閏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閏五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爲此解正義

蘇氏云按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同上

襄公十有六年羊舌肸爲傳杜云肸叔向也代士渥濁

衛甯隆云士渥濁叔向等皆爲卿故爲太傅若是大夫何得居孤卿之任

釋云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注云太傅孤卿彼以中軍之將兼之故知是孤卿也士渥濁以大夫居之今此復代渥濁亦是大夫也昭五年傳楚子稱救向爲上大夫明此以上大夫爲傳也諸侯之有孤卿猶天子之有三公無人則闕故隨其本官而兼攝之也而衛甯隆不達此意以士渥濁云云妄以難杜於義非也正義載此當爲賈泰駁語據補

春秋左傳義疏一卷蘇寬撰寬不詳何人其書隋唐志並不載孔氏正義序云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又謂蘇氏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云云然正義每引之以與杜氏相証今卽從正義所引裒爲一卷疏有釋衞冀隆難杜二條意蘇爲北儒賈思同秦道靜之流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蘇寬 撰

隱公

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 孔穎達正義

三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后崩太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此

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

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

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

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

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

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稱公則仲子例不合

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太

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並同上

桓公

五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據正義補

父老來聘非父沒正義

九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據正義補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正義引蘇氏

莊公

元年

齊師遷紀郱鄑郚

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其文異於邢遷也正義

六年

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

膏肓曰楚鄧彊弱相縣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據正義補三甥既有此語左氏因史記之文錄其實事非君子之論何以非之正義蘇氏

十有一年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茅戎是事列於經匡明不得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某
不因申舊凡之義正義云蘇氏之說義亦如此
僖公
三十有八年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不卒戍者告晉楚之辭也謂晉云公子買
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謂楚云比
令公子買戍衛其買不終戍事是以殺之正義

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明晉侯之德沒其名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之文
是褒諸侯貶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
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也若隱其名君則全沒不
書於義爲可必書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沒其文
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天子出狩諸侯
往朝同上
文公

元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專王使故特書之傳稱內史叔服以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正義

九年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寧書至唯有此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

十有一年

邾瞞由是遂亡

國語稱今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人見於臨洮並同上

宣公

九年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注四與文同盟黑臀以三年始立而云四與文同盟者杜注釋例前後經傳勘當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于文公之世而云四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正義云蘇氏亦以爲然

十年

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曰告以族不以名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崔杼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譏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

十有二年

夷於九縣

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陳蔡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文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據正義補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正義引蘇氏沈氏

成公

七年

以雨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去時十五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備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從省文也正義

十有一年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注卻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衛冀隆難以爲他敵魯君春秋所諱魯卿出敵他國顯書名氏則應卻犨來盟爲輕行交盟晉爲重今書卻犨之盟則是舉輕略重何得云舉重略輕釋云所言輕重者自謂魯之君臣盟爲輕君盟爲重二國各稟君命奉使而行非關敵公之義其意不同不得相難同上

襄公

九年

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

杜云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是門五日字上與門合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備冀隆難云案昭

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存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哀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

後置閏既十月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正義

十年

會吳于柤

法吳不稱子從所稱也謂諸侯直稱之口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

十有一年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

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正義鄭注詩公徒三萬以爲三軍鄭咎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隨問而答當以詩箋爲正同上蒐于紅革車千乘所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乎各斃其乘以足之並同上

十有三年

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

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得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正義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遣良霄其意如此今若放良霄使云蘇氏之說亦然也

十有七年

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杜云孫蒯不書非卿孫氏世爲上卿蒯若是上卿應書蒯不書石買故云非卿也或曰事由孫蒯故書蒯不書石買正義決之

春秋左氏傳述義二卷隋劉炫撰炫有毛詩述義已
著錄北史儒林炫本傳載春秋述議四十卷隋志作
春秋左氏傳述義卷同唐志亦作述議三十七卷朱
志有述義略一卷今佚從孔氏正義採錄分爲二卷
正義序謂炫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
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
入其根節洵爲光伯之定論然正義奉勑刪定據以
爲本則無所駁斥取以疏解傳注者固所謂比諸義
疏猶有可觀者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隋劉炫撰

春秋序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孔穎達正義

杜氏

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執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娜嬛館補校

辭

隱公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出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二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入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入亦與盟會同

二年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至于邪邪謂惡逆之事並同上

五年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所以敗也

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

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
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
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
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卽謂習戰治兵祭祀
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
物章明物采卽此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今若人
君所行不得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
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
以隳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
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
使公行也事度軌物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戎事
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
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肉不登
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
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
也正義注大事祀與戎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
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

意也 同上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

此言田獵之事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軋舉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之品籩豆之物尚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舞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十有一年

王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

羽父遣賊弒公公非寫氏所弒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寫氏所弒故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總誅之注欲以殺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弒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汗其宅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弒君退舍寫氏則無弒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桓公

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注楚武王始僭號稱王號爲武武非謚也　正義

五年

凡祀啓蟄而郊

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六年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疢蠽也謂其備腊
咸有也
杜以博碩肥腯據牲體而言季梁推出此理嫌其
不實故云其實皆當兼此四謂又民力普存非畜
之形貌而季梁以之解清父申之民力適完則得
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狀
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疢蠽畜
之小病故以爲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不患此
病也

齊人饋之鹽使魯爲其班後鄭
在成受饋使魯爲班明魯人在矣襄五年戍陳書
經此戍齊亦宜書今不書經疑史闕文以史策本
闕仲尼不得書之十年說此云北戎病齊諸侯救
之或可魯亦往救但傳無魯事之驗魯必不救不
必解之
以山川則廢主
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
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十有一年

商周之不敵

注傳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欲以證商周之不敵故先少而後多非便文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

注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

十有三年

朱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鄣及齊與宋衞燕

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會紀鄭告廟而行始行卽書會也其戰之日則戰罷乃告廟史官雖連并其文而存其本旨亡已是戰日故下日以附戰

十有八年

女有家男有室

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則家之與室義無以異欲見男女之別故以室屬之其實室家同也

莊公

二年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蓋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適言己少次莊公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經稱當時之事書其自稱之辭其人自稱仲孫不得不書爲仲傳序已適之事舉其時人之語時人呼爲孟氏不得不以孟錄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楚公子棄疾弒君取國改名爲居經書楚子居卒是從其自稱也正義

六年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哀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度其本謂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寵有先君之愛有彊臣之援爲國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謂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謀有治術爲下民所愛樂也

九年

九月齊人殺子糾

稱子者愍之　正義引賈逵云劉與賈同

十有一年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沈氏以京師敗績非周公舊凡是孔子新意上明爲傳不得不因申孔子新意之義杜與沈氏意同

正義引劉炫謂杜與沈氏意同沈說據正義補

二十有二年

遇觀三三之否　三三下體坤爲衆上體巽爲風爲木互體爲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否塞故謂之否也

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計春秋之時卜筮多矣匡明所載唯二十許事舉

其驗驗於行事者其不驗者不載之君子之人當記其志之善者知之遠者他皆放此

二十有五年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注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知非五月朔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而未至此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今言慝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案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

閔公

二年

是服也狂夫阻之

注云阻疑也阻疑以意訓耳今言猶云阻疑是阻得爲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於此服爲疑也服虔云阻止也方相之士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毆疫號

之爲狂夫止此服言君與大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晉語云且是之衣也狂夫阻之衣也韋昭云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也將服是衣必先詛之正義方相氏狂夫所服玄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

同上

僖公

六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正義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注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十五年杜云禮者謂文十五年傳爲禮此仍爲禮也

十有六年

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注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政者若周大夫入陳

竟見官職不修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言是陰陽之事也

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云陰陽錯逆所爲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云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

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事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叔興若以實對當云由君德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以對非其實恐爲有識所譏故退告人以此言也

二十有一年

夏大旱

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是歲也饑而不害故不書

饑

二十有四年

名舉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云棠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二十有七年

民懷生矣

生既厚民皆懷戀居處

二十有八年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此志三云者情有淺深允當則歸謂彼雖可勝得當則還言前人弱於己也知難而退謂勝不可必早自退斂言前人與己敵也有德不可敵謂必知彼彊不須與競言前人彊於己也三者從弱至彊總言晉之謂矣言晉彊於己也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

注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神道冥昧與人不交楚師之敗未必由此但於時戰在河旁河神許助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則國人以爲神得所欲必將助已自當三軍用命戰士爭先亦既不遂神心人謂神必不助則衆意皆阻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必有傷殺三軍之命在茲一舉猶尚愛惜此物是無恤民之心在軍之士誰肯競勸故云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是濟師之理也

神龜請用瓘斝瓚火非神所求若從而與之則驚動民意且災不可免徒長妖妄故子產不與異於

此也

三十年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

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二十四年王出適鄭處于氾注云鄭南氾也釋例土地名億三十四年氾下云此南氾也周王出居于氾楚戍鄭師于氾襄城縣南氾城是也此年氾下云此東氾也秦軍氾南晉伐鄭師于氾滎陽中牟縣南氾澤是也杜考校既精當不徒爾尋討傳云未見杜意

三十有二年

秋衛人及狄盟

注不地者就狄廬帳盟春秋時戎狄錯居中國此狄無國都處所直云及狄盟盟於狄之處也此狄俗逐水草無城郭宮室故云就廬帳盟並同上

三十有三年

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

之禮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文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祔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太緩故爲非禮也正義杜解左傳不言祫者此句據正義補以正經無祫文也唯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

禘禘焉得稱大乎正義

文公

元年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注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霸主秉德刑以長諸侯從時命以事霸主大字小小事大所以相保時也晉之與衛小大不同而恥於受屈望以彊獲免明王在上理在可然度時之宜則非善可君子以爲合古之道失當今之

宜亦不言其謀全非理也正義

十有二年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注公卽位始來朝魯君新立鄰國及時來朝則曰公卽位而來朝晚則曰始朝公也諸侯自新立來及時者則云卽位而來見晚則云始見霸主卽位魯公往朝則曰朝嗣君魯君新立往朝大國則曰卽位而往見也

十有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得國爲君皆舉國言之齊小白入于齊是也

將免我乎爾爲之

爾將免我爲君之事乎

日夫己氏

注猶言某日甲己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十有五年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或以爲華耦貴之既深故特書族

十有八年

此十六族也

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族並同上

宣公

十年

失守宗廟致告所有王帛之使者則告

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齊者之一身正義

十有一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入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欲討賊無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爲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於例不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復入陳納二子於陳入陳之文爲下納張本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爲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越殺陳孔奐

彼心欲滅陳此則主爲討賊無心滅陳而復封之君子善其自悔故退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過若其不然當云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如此則楚子本爲入陳因入方討陳賊則是惡楚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十有二年

賨有一卒卒偏之兩百人一卒卒有偏一兩二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十有四年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

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

於是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乃得爲容貌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

十有六年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注潞赤狄之別種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穜稑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

十有七年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嫌妾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並同上

成公

十有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

魯朝聘皆言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或在道而還如者書其始發言往而已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爲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

京師亦直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爲伐秦卽有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正義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命者冥也言其生育之性得之於冥兆也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

十有六年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若君將被殺獲者爲重旣書師敗又書殺獲卽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戰獲胡沈君是也

十有七年

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杜言三卻不以無罪書正謂不書盜卽無罪也胥童之死本非國家所殺故特言胥童受國討文其實傳意幷論卻氏受國討故云皆書曰晉殺其大夫也杜又云卻氏失民胥童道亂乃總釋傳並言

二者皆爲國討之意也並同上

經編春秋類

春秋述義下卷隋劉炫

春秋規過二卷隋劉炫

春秋左氏傳述義卷下

襄公

四年

戎狄荐居

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正義

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

記云若既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

鄉嬛館補校

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戶西東面遷尸卒
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
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
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九年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

冠是大禮當編羣廟

十年

會吳于柤

汪吳不稱子從所稱也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
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
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
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

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
知非二會也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

禮既輕必異於諸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謚晉侯使聽宋耳唇以諸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爲士匄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

納諸霍人

霍晉邑人掌邑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鄒人紇蓋使爲晉附庸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

十有一年

歌鐘二肆

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二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名三十二枚也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

十有四年

商旅于市

王制言巡守之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元云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彼類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爲求利非欲諫君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亦爲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十有五年

夏迎王后于齊

杜云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十有六年

齊高厚之詩不類

杜云齊有二心故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二十有一年

軌度其信

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二十有二年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虐也雜記云大夫之虐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盛之擾鄭元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虐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盛也

二十有三年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

若是主公車則當親情於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虔

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拚故也此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繇以代簡紙以代繇多歷世代年數遥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臣民無疑貳於女心也

二十有五年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定四年公會劉子云云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杜云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此亦異處而不言公者史異辭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困卦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

以崔子之冠賜人

冠是首服之大名周禮司服卿立冕此崔子之冠蓋立冕也

齊人以莊公說

杜意晉謀伐齊齊人乃弑莊公以說晉也竝謂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齊人以莊公伐晉晉欲報伐莊公既以此說晉言晉讎既死今新君服從晉也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廟樂器

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別將以

賂晉也疰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町原防

杜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廣平曰原土地寬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釋地於陸阜陵阿之下云可食者曰原孫炎曰可食謂有井田也陸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也謂彼陵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

賦車兵徒卒

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衆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元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二十有六年

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

杜云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撫劒拂衣爭謂所行爲善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皆道子朱之

心非叔向之罪杜言二子不心競似亦并責叔向者以鬬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以二子言之據其鬬而言力爭則叔向亦爭爭善則叔向無之叔向以子員無私欲令應客縱子員應客亦非叔向爭善叔向無可爭杜云爭謂所行爲善惟言子朱之心也

穆君敢拜齊君之安我社稷也

蓼蕭首章云既見君子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晉侯有聲譽常處位是得宗廟安也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

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據正義補炫以爲國語非丘明所作爲有此類往往與左傳不同故也

晉士匄將歸時事於宰旅

杜云時事四時貢職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鄭元云貢謂六服所貢功謂考績之功是諸侯大夫貢時事之義也

二十有七年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不重是也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

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爲對賓之榮樂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

杜云通計少再閏遠取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以全三十年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故云言通計者若據前閏以來短計不得有再失之理今遠從文十一年以來計之是爲通計也

二十有九年

楚人使公親儆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杜云先使巫祓殯之凶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

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君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
喪之禮然後致禭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
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
朝禮自然致禭以布幣楚以親禭屈魯魯以祓殯
自尊今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患之不肯親
禭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凶邪既無而
行禭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
俱無咎有何可患
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服虔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杜云不尙
叔侯之取貨夫人嫗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
尙此事所識大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
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
盡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好善而不能擇人
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
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貴曰好善仁擇人鑒雖
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炫以此言亦

有所切於彼

爲之歌頌

杜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于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人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只述祭祀之狀不言德之力者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非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正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

也並同上

見舞象箾南籥者

杜云皆文王之樂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正義南

如周南之意南在箾籥之間蓋二者其有南義同上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良敬仲也

據世本高止敬仲亥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

三十年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匡明意在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匡明尚不免於此況後解說者乎

土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

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閏有前郤

故長歷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癸未來月庚寅朔
計至朔長三日長歷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三十一年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叛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己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
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 並同上

昭公

元年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適晉
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
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誡其子弟不能早爲
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
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例曰秦伯
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
輕也言其對兄則輕耳非無罪也 正義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杜云唐人若劉累之等遷魯縣此在大夏後三十
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彼稱累事孔
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
此居於大夏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同族
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即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
累遷魯縣此在大夏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
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爲言勸勵
人耳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
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
矣若使又爲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
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爲防推
致此意耳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
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

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敬也
瀆則生怨怨亂育災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
畏亂災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
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尙可如無稀省耽之過
度則必生疾
五降以後不容彈矣
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
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
周而息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咸曲既
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
擊是爲煩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漫
塞人心耳乃使人忘失和平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二年
送從逆班

十六　嫏嬛館補校

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言當卑於逆者也

三年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擇取使人於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宮之適夫人也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藏當讀如弓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郯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讐之事并就葬月言耳

四年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啟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復見無雹之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義鄭元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音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

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此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五年

舍三軍

四分公室制法別耳還作王軍不得言舍中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藏氏

杜云季孫不用親其議敗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施者舍也藏者善也成諸藏氏取其令名也其二家謂叔孫非謂施藏二氏也

七年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人之受生形必有氣形氣相合義無先後而此云始化曰魄陽曰魂是則先形而後氣先魄而後魂魂魄之生有先後者以形有質而氣無質尋形以

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並同上

八年

今在析木之津

杜云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天漢卽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爲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爲析木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襄氏十年傳稱歲星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

歲星歲行一次降婁距此九年故此年歲在析木之津也正義爾雅釋天郭璞疏引天漢卽天河至析木也

九年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咸禮而棄其始冠弁髦二物童子垂髦髣彼兩髦因以敝之者謂親沒不髦正義

十有二年

克已復禮仁也

克訓勝也己謂身也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言情爲嗜慾所逼已離仁而更歸復之

十有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以四月歸既歸而王死故以四月弑君赴也

十有七年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者

彊若火入而伏則連秋至春歷太陰水用事雖同

其徵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也

十有八年

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廷氏之庫以望之

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亦卿以爲孔子

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梓慎

既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烟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慎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慎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服解義或然也

十有九年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己爲婺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

紡謂紡麻作繩爲布作纑之法有小繩紀其升縷纑既爲布繩無所用婦人不肯棄之積而留之以此小繩度城而去之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杜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春秋未嘗書曹人來聘非徒會不見經炫謂玉帛之使謂國家所有

交好皆告之非奔者之身嘗聘也

二十有一年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

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實災之小大不如此也

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是

明此先賢寓言非實事也

二十有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猶居于皇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也

二十有五年

改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禮有宜曲宜直不可信情而行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者謂之爲成人不能赴禮則不成爲人謂之爲大不亦宜乎赴謂奔走言弼諧已性奔走

以赴禮也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其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庚申齊人取鄆

往年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實其事故於是言取服言爲是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

杜云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爲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爲王而得呼爲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爲王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驪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東晉云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古文作

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爲王積年諸侯始慶之而立
平王其事或當然並同
上

二十有八年

比于文王

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
德可以比于文王也據正義補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
文王之德還自比此文王故知比于文王可以比于
上代文德之王也正義

二十有九年

上正日后上

杜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
祀中霤在野則爲社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
地但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
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
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
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立冥祀於
井后土祀於中霤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
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行神於

姜嫄館補校

門户井竈中霤也門户井竈直祭門户等神不祭
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
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與中霤亦是土
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
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
社示本也是在家而祀中霤也大司徒云辨其邦
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
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
元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
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之謂若松柏栗也
是在野而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卽月
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

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
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
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

杜以之爲適炫謂易之爻變則成一卦遂以彼卦
名爻乾之初九姤卦爻九二同人爻九五大有爻
上九夬卦爻用九全變則成坤卦故謂用九爲坤

蔡墨此意取易文耳非揲蓍求卦安有之適之義
若以之爲之適則其非之適之意何以言其同人
其大有此本當言初九九二但以爻變成卦卽以
彼卦名爻其意不取於之適奇言其同人其大有
猶引詩言其二章其三宜先引初九故言乾卦之
姤初九言乾以下不須復云乾故云其同人其大
有就乾卦而其之其此同人爻其此大有爻以下
文勢悉皆若是也
有烈山之子曰柱爲稷

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注云農者據正義補蓋柱
地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曰稷正義
文加范氏焉易之亡也
杜云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
范氏取蒐之法以爲國制雖則爲非書已廢矣總
應有禍亡釁已歇今苟寅更述其事又加增范氏
之惡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

也

序云諸言不書皆仲尼新意然則前三年曾史皆書公在仲尼去之仲尼所以不於此先書公在鄆與乾侯者所以非公之妄伐季氏且明過謬猶可掩此年書者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此年云非公且徵過三十一年云言不能外內三十二年云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每歲發傳言公之罪也並同上

定公

四年

命以伯禽

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爲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卽以君牙爲篇與此同也正義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

不足立官并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
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
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
五行之官長也是天子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
有五也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
哉

八年

主人出師奔

杜云攻郭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賈逵以爲主
人出魯師奔走而卻追言魯無戰備也杜亦不勝
舊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

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名季孫爲名死季孫得脫必
大喜魯人聞我出去喜於名死言人人皆喜於季
孫

十有二年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得生賜族故彄帥師以族告並同上